

世界 文學名著

14

- 暴君焚城錄
- 黑箭
- 亞瑟王傳奇

金 字 塔 系 列 叢 書
書 佑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總 代 理



黑 箭

書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譯序

少年時期讀過史蒂文生的「金銀島」和「兒童詩園」，對作者豐富的想像力和生花妙筆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再閱讀他晚期的作品「黑箭」，發現他所以卓然成家，畢竟不是浪得虛名。單就書中巧妙的布局、情節的曲折和人物描寫的生動來看，已足以顯出作者確實具有筆力萬鈞的與功夫。

黑箭的故事背景是取材自英國薈薇戰爭。內戰期間，政局動蕩，丹尼爵士利用黨派間互相傾軋的關係，混水摸魚。他設計謀殺修頓爵士，為了名正言順侵占修頓家族的產業，他撫養修頓爵士的兒子李察長大成人，又劫持富有的孤女喬安娜，想藉著這一對年輕人的婚姻，從中牟取利益。

喬安娜不願成為買賣婚姻下的犧牲品，趁機開溜，打算逃到聖林修道院求得庇護。因人地生疏，反困在沼澤地中，進退維谷，幸而遇到善良的李察，才從困境中脫身。兩人一見如故，但因喬安娜女扮男裝，所以李察一直將她當作生死與共的難友。他們歷盡千辛萬苦穿越了黑箭黨羽密佈的森林，竟然響起詭異的鈴聲；接著一個全身覆著白色衣帽、只露出兩個眼洞的神祕怪客在他們身後窮追不捨……。

本書在作者輕鬆多變的筆觸下，不僅讓我們欣賞到精采刺激的故事，同時場景瑰麗，隨著情節的進展而千變萬化。從森林中旖旎的風光到驚心動魄的海上冒險和一對小兒女嬌憨的情態，無一不是氣韻生

動，一氣呵成。

此外他對人物的刻畫也相當成功：如狡獪如狐的丹尼爵士、嬌憨動人的喬安娜、活潑刁鑽的愛麗絲雅……每個角色都是性格突出，躍然紙上。讀完全書後，不僅對作者筆墨酣暢、元氣淋漓的寫法，大呼過癮，也會喜歡上書中主角李察那種高貴、正直、純潔的形象。

目

錄

黑 箭

譯序	三
前言 喬·艾蒙歐	七
第一部 兩個少年	二四
第一章 凱力村的陽光客棧	二四
第二章 沼澤	三三
第三章 擺渡口	三九
第四章 綠林伙伴	四四
第五章 浴血獵逐戰	五五
第六章 夜幕低垂	六三
第七章 戴著頭巾的人	六九
第二部 摩特堡	七六
第一章 李察的質問	七六
第二章 兩個誓言	八六
第三章 教堂上面的房間	九五
第四章 密道	一〇三
第五章 李察投入綠林	一〇七
第三部 羅斯翰男爵	一二五

第一章	海邊的房子	一一五
第二章	黑暗中的戰役	一一三
第三章	聖女十字架	一一六
第四章	希望號(一)	一一三
第五章	希望號(二)	一一八
第六章	希望號(三)	一二三
第四部 喬裝		一二九
第一章	洞穴	一二九
第三章	虎穴	一五六
第三章	死掉的密探	一六五
第四章	沙白鎮堂	一七三
第五章	雷辛漢伯爵	一八〇
第六章	亞伯拉斯特	一八四
第五部 駝子		一九三
第一章	刺耳的軍號	一九三
第二章	沙白鎮之役(一)	一九九
第三章	沙白鎮之役(二)	二〇五
第四章	劫後的沙白鎮	二〇九
第五章	森林之夜——愛麗絲雅·雷本漢	二一八
第六章	森林之夜——李察與喬安	二二六
第七章	李察的復仇	二三五
第八章	結局	二四九

黑 箭

前言 喬·艾蒙歐

一個春末的下午，唐拓村的摩特堡響起陣陣不尋常的鐘聲，在遠處森林以及沿河田野間工作的人們立刻丟下手邊的工作，匆匆朝摩特堡趕去。

唐拓村當時是在英王亨利六世的統治下，其風貌與現在差不多——狹長而濃綠的沿河谷地裏，有二十來幢房子散置在濃密的橡樹林中。在山腳下，小路橫過谷地盡頭的橋順著山勢蜿蜒而上，這條路可以通向摩特堡，以及更遠的聖林修道院。在小村落的半路上有一所座落在紫杉林中的教堂。從村子裏望過去，四面的山丘上滿是蒼鬱的榆樹和橡樹。

橋附近的小圓丘上有一個石刻的十字架，一小羣人——六個女人和一個穿著褐色工作服的高個子男人，正忙著討論鐘聲因何而響。半個小時之前，一個傳訊兵路經小村莊，他急務在身，連馬都不敢下；只坐在馬鞍上喝了一壺麥酒，就繼續趕路。他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的任務只是把丹尼爵士的親

筆信帶給爵士外出時負責管理摩特堡的神父奧利佛。

森林裏傳來馬蹄聲，不一會兒，聚集在橋邊的人就看到丹尼爵士的年輕侍衛李察·修頓騎著馬直往橋頭跑來。他至少應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於是這夥人一擁而上，七嘴八舌地詢問著。李察·修頓把韁繩勒住，這個不到十八歲的小夥子有著古銅色的肌膚與灰色的眼睛。他穿著黑絨領的鹿皮外衣，頭戴綠色頭巾，背上背了把鋼製的十字弓。據他說傳訊兵帶來了驚人的消息，戰爭已經迫在眉睫，丹尼爵士要派遣所有能挽弓射箭的男人趕到凱力村去。至於交戰的對象與地點，李察也一無所知，但他知道奧利佛先生馬上會趕到村子裏來，也知道負責帶兵前去凱力村的是班奈特。

「這個好地方會因此而毀掉，」一個女人說道：「男爵們一發動戰爭，我們莊稼人就只有啃草根過日子了。」

「參加打仗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六辨士，弓箭手可以領十二辨士，怎麼會啃草根呢？」李察說道。

「如果他們能活著，」那女人回嘴道：「這個待遇是很不錯，如果他們不幸戰亡，你又怎麼說？」

「爲一個天生的領導人才戰死，也是死得其所呀！」

「丹尼爵士可不是天生的領導人才，」穿著褐色工作服的男人說道：「我以前追隨威辛漢爵士把卜爾利爵士打垮了。兩年前換了坎德麥來統治我們，如今我又得爲丹尼爵士打仗！法律使得我們不得不服從統治者，而你說是爲天生的領導者而戰？我天生的領導者是可憐的老國王亨利六世——天祐吾王，可憐他甚至不會區分左右手——而不是像丹尼爵士、奧利佛先生這種不知忠心爲何物的人。」

「你這個搬弄是非的小人，」李察說道：「竟然公然侮辱我們的統治者。亨利國王向來被尊稱爲聖

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一定會使國內平靜下來。你敢在背後批評丹尼爵士，膽子倒不小。不過，我不會相信那些道聽途說的鬼話，你大可以省省你的口舌。」

「李察先生，我說這話對你並沒有壞處，」農夫回答道：「你還是個孩子，可是當你長大成為男子漢時，你將會發現口袋裏空空如也。我不想再多說什麼了，願神明保佑丹尼爵士的鄰人，聖母瑪利亞庇護他的部下。」

「克里斯，」李察叫道：「我不能任你這樣胡說，丹尼爵士是我的長官，也是我的監護人。」

「得了吧！你願不願意幫我解個謎題？」克里斯回嘴道：「丹尼爵士會站在誰那邊？」

「我不知道。」李察臉色隨之一變。因為丹尼爵士在戰亂期間，經常改變原則，一會兒支持這邊一會兒倒向另一邊；而每次變節都為他帶來不少好處。

「這就對了。」克里斯說道：「不單是你，我想任何人都不會知道他會站在那一邊，因為他是一棵不折不扣的牆頭草。」

橋面上又傳來馬蹄聲，大夥兒回過頭來，看到班奈特騎著馬飛奔而來。他是一個面色黝黑、頭髮灰白、性格冷酷、對待屬下非常嚴厲的人。此刻，只見他佩著劍、持著矛，頭戴鋼製盔甲，身穿著皮質外衣，一身整齊的戎裝打扮。他是此地的要人物，無論平時或戰時，都是丹尼爵士不可或缺의 左右手。在主人的賞識下，他被任命為這座百戶村落的行政官。

「克里斯，」他叫喊著：「立刻到摩特堡集合，順便把那些慢吞吞的傢伙也一併帶去。鮑伊爾會把外衣和盔甲分發給你們，我們必須在敲晚鐘之前把一切打點好。你們給我注意聽著：最晚到的人，會受

到嚴厲的處罰，自己小心了！南茜，我知道你是個搗蛋鬼，」他轉而對這羣人當中的一個女人說道：「老艾波亞在場嗎？」

「我敢說他一定在田裏工作著，」那個女人回答道：「絕對錯不了。」

一羣人散開了，克里斯有一搭沒一搭地走過橋去，班奈特和年輕的修頓並騎上馬，穿過村子，從教堂前面走了過去。

「你待會兒就可以看到那個老滑頭，」班奈特說：「他會浪費許多時間跟你嘮嘮叨叨、絮絮不休地談著亨利五世的事情，只因為他參加過英法戰爭。」

他們即將前往的那幢房子位於村落最末端的寬廣草原上，房子周圍長著茂密的紫丁香，屋後就是森林的邊界。

班奈特下了馬把韁繩纏繞在籬笆上，然後舉步走過庭園，李察亦步亦趨地跟著。眼前那個老兵在高可及膝的甘藍菜園裏一鋤一鋤地挖掘著，並且以嘶啞的聲音唱著沒頭沒尾的歌。他穿著皮衣褲，帽子和披肩則是厚粗絨質料，還繫著一條紅色的領巾。那張臉不管是膚色還是皺紋都像煞了胡桃殼，不過那雙灰色的老眼還是很明亮，視力一點也沒減弱。他可能是聾了，也或許是覺得自己身為老資格的弓箭手無須對這種打攪大驚小怪，因此對警鐘和班奈特、李察的到訪都無動於衷，繼續鋤著地，並且有氣無力地哼著：

「親愛的小姐，如果你執意如此，

日後必當悔恨終生。」

「艾波亞，」班奈特說道：「奧利佛先生向你致意，並且命令你在一個小時之內前往摩特堡，指揮士兵。」

老頭擡起頭來。

「上帝保佑你！」他笑著說：「班奈特先生，你有什麼事嗎？」

「我說要帶著所有能配到馬匹的人到凱力村去，」班奈特回答說：「戰爭就要來臨了，丹尼爵士需要一支後援隊伍。」

「哦，是這樣啊！」艾波亞說：「你們打算給我多少人防守此地？」

「我給你留下六個好手，還有奧利佛先生本人。」

「六個人守不了此地，」艾波亞說道：「我認為四十個還差不多。」

「老滑頭，這就是我們找你的原因，」班奈特說：「除了你之外，還有誰能夠以這麼少的人防衛這座村莊？」

「是囉！新鞋打腳的時候，就會想到舊鞋的好處。」艾波亞說：「你們就找不到一個夠格的人——聖米迦勒啊！亨利五世如果復生的話，他一定敢站在你們面前任由你們朝他拉弓射箭。」

「艾波亞，別胡扯，現在還是有一些人能拉得一手好弓。」班奈特說。

「拉得一手好弓！」艾波亞叫道：「是囉！可是誰又在我面前表現過百步穿楊的技巧？他們射的外是擺在眼前的目標，就像你那頭驢那麼大的箭靶。說說看，什麼樣的距離，才稱得上長距離射擊？」

「這個嘛！」班奈特說道：「從這裏到樹林該算是長距離射擊吧！」

「沒錯，這可算是長距離射擊。」老頭說完就回過頭去，然後把手遮在眼睛上方目不轉睛地看著。
「幹什麼？你在看什麼東西？」班奈特問道，緊接著又咯咯笑著說：「你看到亨利五世了嗎？」

艾波亞不理會他，繼續往山坡上注視了好一會。亮麗的陽光照射著這片坡度很緩的草原，幾隻白綿羊優閒地低頭啃著青草。除了遠方傳來的鐘聲外，四處是一片寂靜。

「艾波亞，怎麼回事？」李察問道。

「還有什麼？你看那些鳥。」艾波亞回答道。

正對著這塊草原的山坡頂上，離他們大約一箭之地的地方，有一羣鳥正慌亂地飛來飛去。

「這些鳥有什麼不對勁嗎？」班奈特問道。

「哼！」艾波亞回答道：「班奈特先生，你真是一個聰明的戰士，鳥兒是最佳的斥候，在森林裏牠們就是戰場的最前哨。如果我們此刻在這裏紮營，馬上就可能有弓箭手偷偷摸下來，偵察我們的行蹤。明白了吧，聰明人？」

「可是，老滑頭，」班奈特說：「除了丹尼爵士在凱力村的軍隊外，再沒有其他人更接近我們，我們就像關在倫敦塔內一樣安全，而你卻爲了幾隻麻雀大驚小怪？」

「聽聽他說的是什麼話？」艾波亞輕蔑地說：「他得親眼看到我們中一個人中了箭才會相信。聖米迦勒，我的天使呀！他們把我們當成臭鼩鼠恨之入骨哪！」

「沒錯，他們恨丹尼爵士。」班奈特一本正經地說。

「是的，他們恨丹尼爵士，也恨丹尼爵士的手下，」艾波亞說：「其中兩個頭號公敵就是班奈特與

弓箭手老艾波亞。你想，森林那邊如果有個健壯勇敢的傢伙，你以為他會選我們中那一個當箭靶？」

「我敢打賭一定是你。」班奈特回答。

「一定是你！」老弓箭手喊道：「班特奈，你燒毀了葛寧堡，他們永遠都不會原諒你。我是一個老頭子，很快就要與草木同化。而你呢，你還有一大段人生的旅程，如果你活到像我這樣的年紀而沒有被吊死的話，那麼英格蘭的傳統精神一定是死了。」

「你是唐拓森林裏最驕悍的老傻瓜。」班奈特顯然是被艾波亞弄得發火了，回嘴道：「你還是趕在奧利佛先生來臨之前把盔甲準備好，不要再嘮叨個沒完。你一再地提到亨利五世，他的耳根必然被你吵得不得清靜。」

一枝箭劃過空中，像隻巨大的黃蜂疾飛而來；正好射中了艾波亞的肩胛骨，艾波亞臉向下地倒在甘藍菜圃裏。班奈特驚叫一聲，跳了起來，奔向房屋以尋求掩護。李察·修頓也仆倒在一叢紫丁香後，並且將十字弓架在肩上。

四下裏一片死寂。綿羊依舊低頭啃草，鳥兒也棲息下來了。老頭子趴在那裏，背上插著一枝近一呎長的箭。班奈特躲在牆邊，李察蹲伏在紫丁香花叢後面嚴陣以待。

「有沒有看到什麼？」班奈特叫道。

「鬼影兒都沒見到一個。」李察說。

「我覺得讓他躺在那裏很不對，」班奈特說，他遲疑地往前移動，臉上沒有一絲血色。「注意森林那邊有沒有動靜，李察——注意看。上天幫助我們！這人真是好射手！」

他把老頭托起來靠在他的膝上。他還沒死，臉上的肌肉抽搐著，一雙眼睛機械性地睜開、閉上，那種痛苦的表情令人慘不忍睹。

「艾波亞，你聽得見嗎？」班奈特問道：「老兄弟，你有什麼未了的心願嗎？」

「憑聖母之名，把箭拔掉，讓我死。」艾波亞喘著氣說道：「我要像傳統的英格蘭人一樣痛快地死去，把箭拔掉。」

「李察，」班奈特叫道：「到這裏來幫我把這枝箭拔出來，他快支持不住了，可憐的人。」

李察把十字弓放下來，使勁地把箭拔出來。一股鮮血隨著噴了出來。老弓箭手掙扎著站了起來，喃喃地稱頌上帝的名字，然後倒地而亡。班奈特跪在甘藍菜圃中虔誠地為死者的靈魂祈禱著。但是，在祈禱的同時，他心底還暗自盤算著自己有多少活命的機會，並且密切注意著冷箭發出來的方向。祈禱完畢後，他將一隻鐵手套脫了下來，擦擦自己因害怕而滿頭汗水的臉。

「好了，」他說：「下一個該輪到我了。」

「這是誰幹的好事？」李察問道，手裏依舊緊抓著那枝從艾波亞身上拔出來的箭。

「天曉得，」班奈特回答：「我和艾波亞曾在此地發現一些不良分子，並且把他們緝捕起來。我想他大概是因為這件事而遭到報復，可憐的老滑頭。或許我也會很快地步上他的後塵，因為丹尼爵士逼得他們走投無路。」

「這枝箭很古怪。」李察注視著手中的箭。

「我也有同感！」班奈特叫道：「黑箭，連箭羽都是黑色的。這枝箭的主人有怪癖，黑色是不祥的

徵兆，他偏偏喜歡黑色。這上面好像刻著字，你把血擦掉，看清楚刻了些什麼？」

「喬·艾蒙歐。」李察念道：「你覺得如何？」

「我不喜歡這個名字，」班奈特搖了搖頭。「喬·艾蒙歐，真是流裏流氣的名字！我們幹嘛站在這裏當箭靶？李察，幫個忙，我們把他弄到屋裏去。對可憐的奧利佛先生來說，這真是少有的打擊。他會立刻變得慘無人色，然後不停地念著祈禱詞。」

他們把老弓箭手擡到他獨居的房子裏，將他平放在地板上，然後盡可能地將他的四肢擺平。

班奈特好奇地打量著四周，艾波亞的房子打掃得很乾淨。屋裏有一張罩著藍色牀單的牀、一個小櫃子、一口大箱子、兩張凳子、一張桌子，牆上掛著弓和盔甲。

「艾波亞很有錢，」他說：「他手邊大概有六十英鎊，我把這些錢找出來。當你失去老朋友時，最大的慰藉就是繼承他的財產。我想想看，嗯，就是這口箱子吧！我敢打賭裏頭放了不少金幣。艾波亞這個老弓箭手，一向懂得生財之道，卻又捨不得花出去。願上帝使他的靈魂得到安息，他在這近八十年的漂泊生涯中，總是盡其所能地搜刮財物。現在他躺下來了，可憐的傢伙，他不再欠缺什麼了。如果他的財物能落在好友手中，我想他在天之靈也會覺得欣慰。」

「得了吧！班奈特。」李察說：「你就不能尊重那雙視而不見的眼睛嗎？你就這樣當面洗劫他，他會被你氣得從地上爬起來。」

班奈特在胸前畫了好幾個十字，他的臉色已經恢復正常。李察這番話並沒有使他打消原意，如果不是大門傳來人聲，他一定動手了。房門打開時，一個身材肥胖、臉色紅潤、有著一雙黑眼睛的男人走進

屋來。他的年齡大約是五十歲左右，身上穿著白色的法衣與黑色的長袍。

「艾波亞——」他邊叫邊走進門來。「聖母瑪利亞！」他叫喊著：「老天保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神父，艾波亞已經蒙主恩召了。」班奈特答道：「他在自己的家園內中箭身亡，他的靈魂將會在天堂中淨化且大放異彩。如果傳說是真的，那麼他永遠都不會缺少煤和蠟燭了。」

奧利佛臉色慘白地摸索到凳子旁坐了下來，一股噁心的感覺直冒上來。

「報應呀！」他嗚咽著說，而後喃喃地禱告著。

班奈特虔誠地把頭盔拿下來，並且跪了下來。

「唉！班奈特，」神父的情緒已經恢復過來。「你認為是誰下的手？」

「奧利佛先生，這就是射中艾波亞的箭，你看上頭刻著的名字。」

「喬·艾蒙歐！這個凶手的名字會玷污我們的耳朵。我不喜歡這枝帶有邪氣的箭，黑色是不祥的徵兆。班奈特，你想想看，在那些黑色教派人士當中，誰會如此大膽地向我們挑釁？辛納爾嗎？不太像。威辛漢呢？不會，他們還癡心妄想著只要時機一到就可以統治我們，梅斯巴利也很可疑，班奈特，你有什么意見？」

「先生，你對艾利斯·達克華茲有什麼看法？」班奈特反問這。

「不，班奈特，絕對不可能是他。」神父說：「根據以往的情況來判斷，叛亂絕不會在低階層裏發生，而是大人物策畫的。打從李察、湯姆和哈利擁有相當的武力之後，他們就認為王室對他們沒有任何